

库尔德问题来龙去脉

李绍先

萨达姆应库尔德民主党要求,8月31日调遣4万精锐部队,进入美、英等国在伊北部设立的“禁飞区”,从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手中夺取了北部重镇埃尔比勒市。9月3日和4日,美国连续两次动用其集结在海湾地区周围的海空力量,用巡航导弹大规模袭击伊拉克。9月7日,土耳其政府表示,将在土、伊边境建立一条深入伊拉克境内约10公里的安全缓冲地带,以防止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向土耳其渗透。9月10日,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乘势扩大战果,又从爱国联盟手中夺取了北部另一重镇苏莱曼尼亚,从而基本控制了整个伊北库尔德人聚居区。一时之间,长期困扰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引起世人注目。

库尔德:世纪难题

库尔德民族是西亚地区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印欧语系波斯语族)、共同的宗教(伊斯兰教),并且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被称为“库尔德斯坦”的地方(意为库尔德人的家园)。“库尔德斯坦”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包括现伊朗西部、伊拉克北部和东北部、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东北一隅以及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小块地区的弧形地带。这里基本上是由连绵不断的山脉所组成的山区,军事上易守难攻。加之库尔德人强悍善战,这保证了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屡被强邻欺压和占领,但仍能保持其民族的特性,而未被同化。目前,库尔德民族总人口约2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约1000万)、伊朗(约500万)、伊拉克(约400万)和叙利亚(约100万)等四国,在前苏联高加索各国也有近百万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长期处于经济落后和文化闭塞的状态,政治上则保持着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组织及古老的宗法制度。

历史上,库尔德人为其民族的存在和独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世纪末,统治“库尔德斯坦”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王朝日趋衰落,英、法、俄等帝国主义乘机利用库尔德人的民族情绪来为其瓜分没落的帝国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尔德人参加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战后,一个库尔德代表团出席了巴黎和会并要求独立。1920年签署的《色佛尔条约》规定,把从今天的亚美尼亚南部到伊拉克北部的一个狭长地带作为“库尔德斯坦”的领土。但是,随着1923年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成功,《洛桑条约》代替了《色佛尔条约》,库尔德民族的利益让位于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和地区大国的利益,库尔德人自治和独立的条款被一笔勾销。库尔德斯坦从此被分割为五个部分,分属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达到了高潮。“库尔德斯坦”被列强签订的《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10期

《洛桑条约》分割后,库尔德人随即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求民族独立和自治的运动,起义、暴动连绵不断,给伊拉克、土耳其和伊朗的统治者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二战开始后,苏联占领了伊朗北部,伊朗库尔德地区包括在苏占区内。当时,苏联为削弱英国的力量和打击亲西方的伊朗政权,积极支持伊朗库尔德人争取独立和自治的斗争。在苏联支持下,伊朗库尔德人纷纷起来夺取地方政权。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的高涨使伊拉克库尔德人受到鼓舞。1943年巴尔扎尼揭竿而起,领导了席卷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暴动,历时达两年之久。1945年,暴动在伊拉克、英国和土耳其的联合镇压下失败,退入伊朗苏占区的巴尔扎尼在伊朗境内成立库尔德民主党,并相继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设立支部。1945年12月,在苏联支持下,“库尔德民主党”宣布成立“库尔德共和国”,首都设在伊朗北部的马哈巴德,巴尔扎尼出任武装部队总司令。英、美对苏联染指西亚和波斯湾地区非常担忧,于是联合施压,在满足苏联探采伊朗北部石油的要求后,迫苏于1946年撤出伊朗。苏撤军后,伊朗军队很快进入库尔德地区,巴尔扎尼退入苏联境内,只存在了11个月的“库尔德共和国”被消灭。

二战后,库尔德人要求民族自治和独立的斗争仍然不断,并继续成为严重影响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内部稳定及其相互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

海湾战后:重现曙光

库尔德问题主要存在于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尽管伊朗和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口比伊拉克要多,但伊拉克的库尔德问题却最为严重。

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在1946年遭到致命打击后,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1979年霍梅尼革命为库尔德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在巴列维国王倒台前后,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控制了库尔德人居住地区的大部分地方政权,以宗教领袖谢赫·侯赛尼为首向霍梅尼政府提出八点建议,要求全面实施民族自治,结果遭到拒绝和武装镇压。在此之后,伊朗库尔德游击队撤入边境山区,不断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骚扰政府军和革命卫队。

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数虽然最多,但被压制和同化的程度也最大。部分库尔德人已逐渐融合于土耳其社会,其中少数库尔德人还成为国家要员和军队高级将领,如已故总统伊诺努就是库尔德人。土耳其历届政府都拒绝承认土耳其境内存在库尔德人,而称他们为“山地土耳其人”。目前,在土耳其东南部除老牌库尔德民主党外,最主要的库尔德地下武装组织就是库尔德工人党。由于土耳其政府的残酷镇压,现该组织的基地设在伊拉克境内,经常越境在土东南部搞一些恐怖暗杀活动。

长期来,伊拉克库尔德民族运动开展得颇有声势。伊拉克库尔德人不仅占总人口的约1/4,而且其聚居地区的石油储量占全国石油储量的60%—70%,石油年产量更占到全国总产量的80%—90%。二战之后,伊拉克政府为缓和与库尔德人的矛盾,在法律上承认其民族权利,并吸收部分库尔德上层人士参政。60年代初,伊拉克库尔德人在巴尔扎尼领导下与中央政府展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战争,政府军倾其全力也未能进入库尔德山区。为切断来自伊朗政府的外援、集中力量解决伊拉克库尔德问题,1975年伊拉克在布迈丁斡旋下与伊朗签署了《阿尔及尔协议》,向伊朗让出了阿拉伯河口地带的部分伊拉克领土和领水,

换取了伊朗不再插手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保证。1975年5月,伊拉克政府在苏联顾问直接帮助下,对库尔德人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巴尔扎尼的游击队孤立无援,失败后退入伊朗境内。1979年,巴尔扎尼在抑郁中病逝,伊拉克库尔德人即将到手的“民族自治”就这样葬送在大国的幕后交易之中。

海湾战争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利用萨达姆战败及南部什叶派起而反抗的有利时机,在小巴尔扎尼和塔拉巴尼等人的领导下,再次掀起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并迅速控制了北部大部分库尔德地区(包括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和扎胡等城市),甚至攻占了伊拉克石油重镇基尔库克,直接威胁伊第三大城市摩苏尔。但是,库尔德人的胜利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1991年3月底,萨达姆在平息了南部什叶派的骚动后调军北上,使用飞机、坦克、甚至毒气等迅速击败了库尔德武装。多达200万伊拉克库尔德难民背井离乡,跨过边境到土耳其和伊朗避难。萨达姆对库尔德人的血腥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4月5日,安理会通过688号决议,呼吁对库尔德人提供援助。4月16日,美、英等先后宣布派军队进入伊拉克北部,并以保护库尔德人为名在伊北部北纬36度线以北设立了“禁飞区”(或称安全区)。1992年5月,在美国的“保护”下,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举行了议会选举,两大派别——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平分秋色,共同维持伊北部自治。

伊拉克:缘何出兵

长期以来,伊拉克库尔德两大派对萨达姆政权的态度存在严重分歧:爱国联盟坚持不与萨达姆政权谈判自治,认为萨达姆不可信赖,向其靠拢将失去以土耳其为基地的美军等对库尔德人的军事保护;民主党则不排除库尔德族与伊拉克共组联邦的可能性,希望与伊政府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并确保与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等也有库尔德问题的邻国的友好。1994年,两派撕毁“两党共治”协议,曾爆发武装冲突,直至1995年8月在美国的斡旋下停火。今年8月17日,随着实施“石油换食品”协议日期的临近,两派为控制“恢复原油输出后有厚利可图”的北部边界地带再起冲突。8月22日,库尔德民主党领袖小巴尔扎尼致函萨达姆,请求当局“出兵协助打击亲伊朗的爱国联盟”。萨达姆调集精锐部队“挥师北上”,基本达到出兵目的后,于9月1日宣布撤军。其对国内公布的撤军理由称:伊政治领导层“尚未决定恢复对库尔德自治区实施政府治理”。

实际上,萨达姆甘冒美国报复的风险出兵北上,主要目的有三:首先,显示其对北部领土的主权。1991年4月美、英在伊北部设立“禁飞区”之后迄今已有5年,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一直未能在北部行使。在领土“一分为三”、随时有可能遭肢解的情况下,萨达姆决定利用库尔德两大派内讧之机,在“禁飞区”内“升起伊拉克国旗”,用行动向国际社会“强调”其对伊北部的主权。其次,转移国内视线。近年来,萨达姆政权的处境愈益困难。去年8月,萨达姆两女婿叛逃,内部众叛亲离的情形更加严重。今年6月,又有数十名军队高级将领因涉嫌未遂政变而被处决或撤职。第三,阻止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控制石油丰富的北部地区,阻止伊朗在此继续扩大影响。据称,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得到伊朗政府的支持。今年7月,伊朗军队越境深入伊拉克围剿库尔德游击队时,就曾得到爱国联盟的协助。伊朗扩大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影响,一直是萨达姆多年来的一块心病。70年代

中期,他曾为切断伊朗与伊拉克库尔德反叛力量的联系而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今天他绝不愿坐视历史事件重演。

大国:别有所图

近百年来,库尔德民族一再成为世界列强争夺与交易的牺牲品。1920年“库尔德斯坦”丧失即将到手的独立、1946年库尔德共和国的覆没和1975年眼看就要获得胜利的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斗争的失败等,无一不归咎于大国的出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着各自的利益,时而支持库尔德民族解放运动,时而又与残酷镇压库尔德运动的有关国家政府“调情”。无情的事实使库尔德人得出结论:没有一个大国真正支持库尔德民族运动。他们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为其自身利益或公开或暗中支持某个国家的库尔德运动,但他们决不会真正帮助库尔德人建立任何独立或自治的实体。

从表面看来,海湾战争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库尔德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他们不仅对向库尔德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大感兴趣,而且还不惜冒军事卷入的风险,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库尔德人不受萨达姆政权的军事威胁。但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来这里都不是真正为库尔德人的。实际上,海湾战后美国扶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和伊拉克政权的反对派,其目的都在于“困死萨达姆政权”,彻底消除对西方经济命脉——海湾石油产地的威胁。为此,几年来美国一直在伊库尔德两大派间做调解工作,希望两派实现联合,以使美国能够利用他们既对付萨达姆,又对付伊朗现政权。

同样,美国此次大规模“惩罚”伊拉克,也不是为了库尔德人。克林顿对此直言不讳:我们的目标首先是保护美国至关重要的战略利益……;其次是保持来自海湾的石油自由流动。其实,除了人们已经谈论很多的“大选因素考虑”和外交上显示美国“世界领导作用”之外,美对伊拉克派兵进入库尔德地区“作出过份反应”的真正原因是:(1)抓住每一个机会“惩罚”萨达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2)消除迅速恢复的伊拉克防空力量对在伊南部“禁飞区”及海湾北部地区美军“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因此,这次美军巡航导弹打击的目标不是进入北部的军队,而是伊拉克南部及首都巴格达近郊的防空设施。

前景:充满困惑

即使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算起,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也已经进行了80多年,“库尔德斯坦”所在的西亚各国的疆域也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事实。显然,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库尔德民族实现独立、甚至自治的目标似乎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应当说,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被严重削弱,给库尔德人的自治和库尔德问题的解决确实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但是,鉴于内、外诸多因素制约,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前景仍然非常渺茫。

制约库尔德人实现民族权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库尔德内部的分裂难以弥合。库尔德人内部历来派系众多,特别是在1979年老巴尔扎尼去世后,库尔德民族失去了一位享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人,内部更是山头林立。内部的分裂常常使库尔德人在面对强大的政府力量时不堪一击,而且极易被别国政府所利用。(下转第18页)

国待遇再延长一年的决定的议案。

(3)越来越多的议员强调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们主张中美两国首脑互访,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中美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高层接触、对话是有益的,必须保持。他们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应由大陆和台湾来决定怎么处理”。如去年8月3日,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举行的有关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听证会上,该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贝罗伊特和众议员汉密尔顿、金昌准等明确表示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认为“此举对台湾和北京的关系伤害必然极大”,“与美国的一贯政策不符”;8月29日,贝罗伊特表示,反对在亚太小组讨论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议案;10月24日,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托马斯也表示,“一个中国”政策是两党一致的长期政策,美国不赞成台湾独立。

由于一些国会议员的对华态度出现积极的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重视发展中美两国关系,预计,美国会今后在对台湾等问题上的态度将较前审慎,很难再出现类似以压倒多数支持李登辉访美那样的情况。

(上接第26页)

第二,有关国家政府绝不会轻易允许各自的库尔德人自治。土耳其最为典型,它甚至不承认库尔德人是一个民族,在镇压库尔德运动方面也最为坚决。虽然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经常利用对方的库尔德人作为牵制对手的手段,但利用总是有限度的,三国政府总是能够在共同对付库尔德人问题上找到共同语言。第三,大国不愿改变现状。“库尔德斯坦”地处世界石油生产的核心地区,库尔德问题关系中东几个地区大国的直接利益。任何西方大国都不会为解决这个“世纪难题”而同时得罪这几个重要的地区国家,更不会有谁愿意因触动库尔德问题而引发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动荡。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小巴尔扎尼在解释他为何与萨达姆联合时称,“是西方把他推向了萨达姆的怀抱”。他抱怨说:“西方一直不明确决定如何解决库尔德问题……。如果库尔德问题一定要同地区大国一起解决,那么我们宁愿同伊拉克打交道。我们宁愿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死在我们的土地上。”

总之,库尔德问题正愈益成为影响中东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现实威胁。人们期待着这个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悲剧能够尽早结束。